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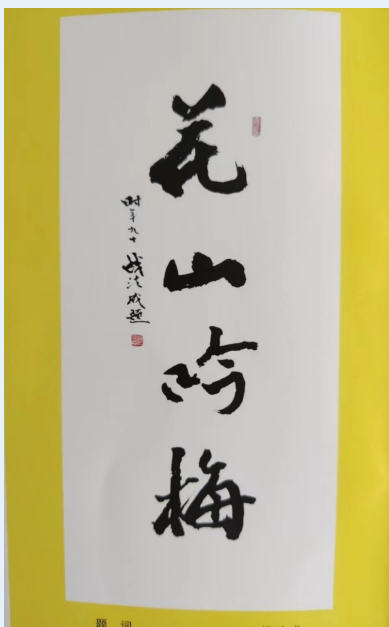
非是庙堂客，更忧天下事 花山诗派为何存续至今？

通讯员 黄伟 欧阳青青/文

病骨支离纱帽宽，孤城万里客江干。
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。
天地神灵扶庙社，京华父老望和羹。
出师一表通今古，夜半挑灯更细看。

陆游

文字是历史的见证者，诗文是历史的情怀。中华文化史上，总有一群读书人如陆游者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总是心系庙堂，为天下而忧。温岭也有这样一个诗派，成员皆为白衣，在时局中因种种原因没有参政，他们选择避世而居，不仕以全节义，却又在徜徉山水、吟咏诗词时不由自主心系国家。诗派以梅为精神，诞生于山河飘零的年代，六百多年来相继相续。它被赋予唯美的名字——花山诗派。



原浙江省文化厅厅长、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长钱法成所书。



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。九老退隐山林时不会想到，花山会因他们的到来而迸发出勃勃的生机，连绵六百多年而未断绝。

结社花山，原本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巧合，靖难之役中，台州名士王叔英留绝命书自尽，大儒方孝孺十族全灭，作为曾受恩于王公的九老为免祸及家人，躲避朱棣可能的事后追责，隐匿花山，在故乡做着闲云野鹤的逍遥客。

未承想六百多年的时间，他们的无心之举竟然栽下了温岭花山诗派的大树。他们以梅为名，在属于自己的年代里发出时代强音！

方靖难兵起时，吾太之募兵者，以下不济而死矣，吾台之仗节者，以不屈而族矣。九老洁其志，韬其光，以徜徉于山水间，盖有郁郁于中而不可告人者诗其寄耳，故为之不多，甚恐罹苏子乌台之议。当时的他们自我放逐，于温岭花山咏诗、种梅，结梅花吟社，颇有北宋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雅风。

山水间诞生的诗文清苦，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。他们远离官场，不入仕途，可笔下文章仍旧跳动着时代和人民的脉搏。及至后来，时移世易，满清入关，道光年间，又有修梅七诗翁承旧人之遗志，史称修梅吟社。

那时的清朝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变革的浪潮即将掀翻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，权贵们尚未嗅到风雨欲来的危险。修梅吟社的诗人们于花山先立潮头，重开海国一诗天，以笔为刀，刻录下人民的苦难，伐诛着封建王朝的不仁。山水间遍种梅花，数萼初含雪，清极不知寒，朔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

梅落花山，雪如飞絮，河山破碎，满目凋零。林简、陈江藻、方乐、赵佩廷、林玮黻等五人于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成立补梅诗社，号称补梅五闲客。

他们重修九老祠，又栽新梅，在这样一个饿殍遍地、战火纷飞的时代。这一方净土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好似诗人心中的纯白之地，处处是时代之音，处处是革新之句，处处是人民的悲歌。诗人间相互唱和，流传的诗文在中华儿女的心中长出高墙，护佑着信念始终如一。

二

五闲客种梅补梅，种的是气节，补的不仅是梅花，还有隐没的诗风和破碎的河山。

在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春，梅社续先人遗志，展君子遗风。梅花的香隽永，悠悠地飘过的时光，联系起四代的时空。它见证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，缠绕过英雄们或握枪或执笔的指尖，最后绽放于赤旗的世界！

赵赴离骚先蹈水，郑甘寂灭向棉山，莹莹故我，咄咄残年，病过小桥，泪洒一池秋水，卧看岭南，悲飞几片寒云。文革是时代赋予的磨难，梅社诗人离开得或寂寥或盛大，仙去之时却都抱着与屈子同心的志气和情怀。

那些年，梅社诗人的诗里有对新中国的展望，有生活给予的苦涩，但从未缺乏文人的风骨和脊梁。爱乡邦，重气节，几字，书来轻如鸿毛，落于纸上，寥寥几笔，重如千斤。

花山梅社，既有花的风雅，亦有梅和山的无言力量。当梅的诗派化作史书上薄薄一页，泉溪诗社从中寻找先辈们的倒影。他们如同以往的几代一样，种梅修祠，兴遗风，复旧景。好在如今这个不兴写诗的年代仍有爱诗者，才让几近失传的花山诗派得以在泉溪相续。

2021年7月，盛夏蝉鸣，泉溪诗社落幕于新时代的会场，又以花山吟梅诗社的姿态引领如今的爱诗者砥砺前行。

前后六代相续相系，花山诗派的兴衰如历史的波浪，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。梅的品节流传六百多年，或许诗派的发展状况有时低迷有时高昂，或许所处时代有时太平大同有时狼烟四起，但始终不变的是花山诗派的诗人们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爱乡邦，重气节的精神内涵。

史上诗派数不胜数，但如花山诗派这样绵延六百多年而未断绝的却少之又少。古来万事东流水，唯有正确宏大的思想与内涵才能在淘沙的史潮之中留下姓名。



花山书院 修梅吟社 于太平肖泉村梅花庵所设立之花山学社。

三

花山诗派何以留存至今，答案其实不言而喻。

他们并非被动接下花山蕴含的名望与精神实质，而是主动自发地聚集到花山，如此往复，长长久久，以至不朽。花山吸引了这样一批风骨翩然的文人骚客，他们的精神品格与花山诗派相互成就。

他们的思想观念不管经历了多少代，都始终如一。尽管朝代和背景不同，但诗人们却心有灵犀，仿佛每一代都超越生死界限相互叮咛，让花山诗派用不同的姓名，在不同的时间、相同的地点，传递着同一种精神内涵。并非鬼神作怪，而是这一代代梅花诗人在错位的时间，拥有同样的、属于他们的横渠四句。

以梅花为主线的花山文化，全国少有，这确实是独属于温岭的活历史，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篇章。

端居离垢氛，颇觉飞兴逸。
笑逐香山老，来叩维摩室。
杖策徐许行，萝径深深入。
草绿软铺茵，花红半酣日。
林深众鸟斗，松老千虬立。
山僧延我坐，烹葵菜筵席。
事虑淡相忘，凡尘讵能逼。
永结逍遥游，何妨效真率。

林原缙

立社六百余年从未断绝，荐诗一首，以回望九老余韵。

梅的香气透过纸页，悄然来到了21世纪。诗歌之风虽不胜往昔，我们也不再需要温岭花山的诗人们以诗文续写鲜血与流离，但仍需要的是，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保存、复原花山诗派的诗文、历史，以及继承其优秀的精神品格，挖掘这一本土诗派更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

非是庙堂客，更忧天下事。

历史在起伏中展现给我们花山诗派的精神品格。

不执赋诗笔，便留青史名。我们更需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的思想品质以及实际行动。这是花山诗派精神品格的又一投射。花山诗派的延续，不仅需要技术，也需要我们。前者保护形，而后者传承神，形神合一，才能完整。



花山诗派发源地 今太平街道肖泉村梅花庵（继善寺）航拍图。

图片由季菊茹、孙玉根、花山吟梅诗社提供